

DAMNED

THE GATES OF HELL

残酷战争之中，你靠什么活下来？！

军团
被诅咒的

〔丹〕斯文·哈塞尔／著 姚雪芹／译

重庆出版社

LEGION OF THE DAMNED

被诅咒的 军团



[丹]斯文·哈塞尔 / 著
姚雪芹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1957 by Sven Hassel
Legion of the Damned
By Sven Hassel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2 Beijing Ruyi Xinxin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HA Co.,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2)第11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诅咒的军团 / (丹) 哈塞尔著；姚雪芹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229-05658-2

I. ①被… II. ①哈…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 I534.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8852 号

被诅咒的军团
LEGION OF THE DAMNED
〔丹〕哈塞尔著 姚雪芹译

出版人：罗小卫

统筹策划：林苑中

责任编辑：刘嘉 马春起

装帧设计：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n@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 字数：200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65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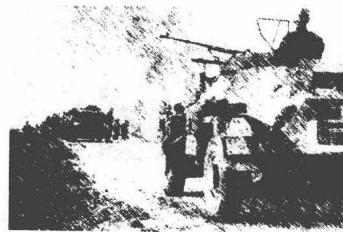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仅以此书献给所有为了一个不属自己的事业而献出生命的无名战士、第 27 装甲团的亲密战友，以及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曾给予我安慰的女子：

上校	曼弗雷德·海卡
中校	埃里克·冯·巴伦
一级中士	威利·贝耶尔
二级下士	雨果·斯泰厄
二等兵	古斯塔夫·艾肯
四等兵	约瑟夫·波尔塔
四等兵	安东·斯特尔
后备军官上等兵	阿斯穆斯·布劳恩
二级下士	伯恩哈德·弗莱施曼
以及	
法律系学生	伊娃·沙多
药科医生	厄苏拉·谢德
护士	芭芭拉·冯·哈尔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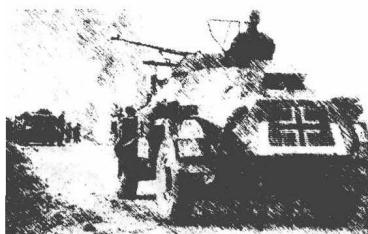


目录

被诅咒的军团
LEGION OF THE DAMNED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无耻的逃兵	001
第二章 死亡不分昼夜	009
第三章 费根集中营	019
第四章 135 具僵尸	029
第五章 一尘不染	039
第六章 不一样的军官	047
第七章 初次相逢	053
第八章 波尔塔偷鹅记	061
第九章 波尔塔的战利品	071
第十章 厄苏拉	081
第十一章 最后的日子	093
第十二章 波尔塔的假期	103
第十三章 地中海：死无葬身之地	107
第十四章 三个女孩	123
第十五章 老教堂	135
第十六章 进攻之前	141



被诅咒的军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七章 壮观的战场	147
第十八章 战俘生涯	155
第十九章 猪猡梅耶尔	175
第二十章 美美地睡一觉吧，小伙子	183
第二十一章 988 机动营	191
第二十二章 死亡接二连三	203
第二十三章 特别和解	217
第二十四章 值得骄傲的命运	225
第二十五章 装甲火车	235
第二十六章 摧断腿带来的好运	247
第二十七章 希望你大病一场	257
第二十八章 战争依计划继续	265
第二十九章 苏军的宣传攻势	273
第三十章 基辅撤退	283
第三十一章 “疯子”恩斯特	295
第三十二章 连长生涯	303
第三十三章 冯·巴伦	311



第一章

Chapter One

无耻的逃兵



“好了，5分钟到了。你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他按下电铃按钮。两个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走了进来。下了一道简短的命令后，他们拖着伊娃，向一张铺了皮革的桌子走去。

在这之前的一天，一名大个子的工兵在军事法庭上接受了审判，被处以8年劳役。现在轮到我了。我被两个士兵押着送上法庭，被关在一间大屋子里。屋里的一面墙上挂着巨大的阿道夫·希特勒画像，他的对面是腓特烈大帝。主席台椅子的后面，悬挂着四面旗帜，分别代表空军、海军、陆军和党卫军。墙上排着一列旗帜：白色带黑色十字架的是步兵，红色的是炮兵，黄色的是骑兵，粉色的是装甲兵，黑色、镶着银边的是工兵，猎人军团的旗子是绿色的，中间有一个号子。法官桌上铺着一面代表国防军的黑白红三色旗。

审判庭上坐着一名少校军衔的法律顾问和两名法官，包括一名上尉和一名二级中士，此外还有一名检察官，他的军衔是党卫军二级突



击队大队长。

逃兵是无权请辩护律师的。

检察官开始宣读控告词。法官先是审问我一遍，然后命令目击证人出席。第一个进来的是盖世太保。我和伊娃在威悉河河口洗澡的时候，他逮住了我们。庭审过程中，夏日的热浪一股一股地袭来。外面，是一座白得刺眼的土丘……伊娃站在那里，她的大腿是那么圆润……她的浴帽……我的后背更热了……热，热，热。

“是的。当时，我爬上桌子，从桌子上钻出窗户。”

总共五名警官审问过我，现在，他们带着证据来了。

“是的，我谎报了名字。”

“不，我给他们的解释也不是真的。”

看到那个亲卫队成员，我感到很不舒服。他曾经下令对伊娃进行鞭笞。其他人都是施虐狂，只有他是中规中矩的。对于中规中矩的人，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开始做起白日梦：我们每个人都逃跑了。路上到处都是逃兵。只剩下这些长官，他们亲自上前线，身后是他们的地图、行动计划、军帽以及擦得闪闪发光的军靴。其余的人都逃跑了，他们没有忘记我，很快，他们破门而入，一句话也不说，主审法官、法律顾问和另外两名法官吓得脸色煞白，晕倒在地上……

“带证人伊娃·沙多！”

伊娃，你来了？

是伊娃吗？

哦，是的，就是伊娃。只需看一眼，我们就认出了彼此。曾经美



好的过去一一浮现——她的双腿，那些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我们喝得酩酊大醉，手牵着手……但所有这些已经不复存在。此刻，我们四目相对，眼里充满恐惧，只有眼睛告诉彼此我们还活着。

才过去短短几天，难道一切都消失了吗？

“你认识这个人——伊娃·沙多，是不是？”

“狡猾的奸笑”是一种粗鲁、下流、夸张的表情。但是，除了这个词语，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控方律师的表情。

“是。”伊娃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在科隆的一次戒严期间认识的。”

伊娃说的是实话。

“当时，他告诉你他是个逃兵了吗？”

“不，”她颤颤巍巍地说，“我并不认为他是个逃兵。”

“怎么想就怎么说，女士。希望你说实话。在法庭上作伪证，后果很严重。”

伊娃站在那里，看着地上。没过一会儿，她看向我。她的脸是灰色的，像刚从手术台下来的病人。恐惧令她双手发抖。

“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告诉过你他是逃兵吗？”

“是的，我想他告诉我了。”

“要么是，要么不是。必须给我们清楚的答案，不要模棱两可。”

“是的。”

“他还跟你说过了什么？毕竟，是你带他到不来梅，给他钱、衣服，还有其他东西。是不是？”



“是的。”

“你必须把这些告诉法官。他还说了什么？”

“他告诉我，他是从军队逃出来的；说我应该帮他、给他证件。我都照他说的做了。他的证件是从一个名叫保罗的人那里拿到的。”

“你们在科隆相遇的时候，他是不是穿着制服？”

“是的。”

“什么样的制服？”

“黑色的坦克制服，上面有一个三等兵的标记。”

“也就是说，你毫不怀疑他是个士兵？”

“不怀疑。”

“是不是他要你带他去不莱梅？”

“不是。我建议他去不莱梅。他说他想自首，是我阻止了他。”

伊娃，伊娃，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也就是说，是你劝他不要自首的？”

“是的。”

我听不下去了。我跳起来，大声向法官吼叫。我说，她在撒谎，是为了救我，所以捏造了这些经过。实际上，她并不知道我是个士兵。在从帕德博恩到科隆的火车上，我已经脱下军装。遇到她的时候，我穿得和老百姓没有两样。你们应该放了她。在我被捕之前，她都不知道这些，我发誓。

主审法官的眼神冷得像一块银色的玻璃。我的吼叫激怒了他，他立刻气得眼珠发红。

“除非我问你，否则，你必须保持安静！如果你再说一个字，我



就命人将你拖出去！”

说完，他把那双玻璃眼睛转向伊娃。

“伊娃·沙多，你能发誓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我愿意。我说的都是事实。如果不是我阻止，他一定会自首。”

“当他从秘密警局逃跑的时候，也是你帮了他？”

“是的。”

“谢谢。我就问这些……还有……你被判刑了吗？”

“我正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服刑。要服 5 年的劳役。”

伊娃被带出去的时候，她远远地看了我一眼，注视着我，嘴唇做出吻我的姿势。她的眼睛是蓝色的，里面既有悲伤，又充满快乐。她想帮我，以为刚才在法庭上的证词能够救我一命。即便只有微弱的希望，她也甘愿牺牲 5 年的时光，而且是去拉文斯布吕克服役！

我深深地将她记在了心里。

他们还带来了另一个目击证人特鲁，但她刚开始说话便晕倒了。

法庭上，目击证人晕倒、不得不被抬出去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特鲁被从一个小门抬了出去，小门刚刚关上，对我的审判也结束了。

没过一会儿，他们就作出了判决。宣读的时候，所有人都站起来，伸出胳膊，作出标准的纳粹敬礼姿势。

“以最高元首的名义：

斯文·哈塞尔，第 11 轻骑兵军团三等兵，因为逃跑，被处以 15 年的劳役。而且，他将被军队开除，并被终身剥夺民事和军事权利。”

“希特勒万岁！”

为什么你没有晕倒？他们停止打你的时候，你没有眼前变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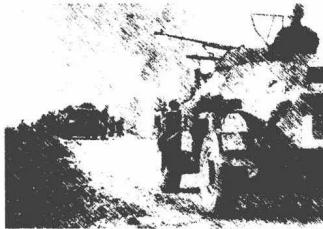


士可杀之，不可辱之。够了，都是些陈词滥调。你以为你永远不会这么说，但陈词滥调就是陈词滥调，就是被人们一再重复的；现在你可以告诉人们什么叫“陈词滥调”。

不，你哪儿都不能去。

我迷惑，茫然不知所措。我站在那里，只是听着，并没有听清楚审判长后来说了什么。

他说，他们既维护了正义，又顾及到了仁慈，因为他们本来可以要了我的命。我没有被判死刑，因为考虑到我是外国人，是从丹麦招进军队的，而那个不负责任的女人——伊娃·沙多，她怂恿我逃跑，不配做德意志女人。



第二章 Chapter TWO 死亡不分昼夜



我们被两个一排地捆着，手上铐着手铐，脚上戴脚镣。一条锁链将所有囚犯捆在一起。荷枪实弹的武警监视着我们到火车站。

接着，我们在火车上度过了三天三夜……

“欢迎你们来度假。但是，在此之前，你们首先得明白自己是谁。”

“你们是一群肮脏的荡妇、流氓，一群下流的猪猡、人渣。你们过去是这样，将来是这样，到死还是这样。为了让你们看清你们卑劣的本性，我们会留心的，会让你们慢慢死。我以人格保证，没有谁会受骗。你们的假期会一直持续。希望你们记住我说的这些，否则后果很遗憾，你们到时可别怪我。”

“我相信，党卫军和国防军的劳役集中营一定十分欢迎你们的到来。”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楞格里斯集中营。”

他拿鞭子拍了一下脚上的长靴，单片眼镜掉了下来。为什么他们都爱戴单片眼镜呢？这一定有心理学上的解释。



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宣读了纪律条文，大意是我们任何事情都不准做，一旦违反，便会受到饥饿、鞭笞和死亡的惩罚。

监狱是一个五层楼的竖笼子，没有分隔墙，只有栅栏。我们被全身上下搜查一遍，洗了澡，然后剃掉半边头发。接下来，我们身上有毛发的部位被涂上一层油腻、刺激的液体，烧得我们疼痛难忍。之后，我们被关进一间牢房，脱光衣服，党卫军对我们进行连续四小时的检查，灌水冲我们的耳朵，把手伸进我们嘴巴，还好没检查我们的鼻孔和腋窝。最后，我们每人服用了一大瓶灌肠剂，然后飞快地奔向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笼子里单独竖着的一面墙。更难为情的是两名年轻的妇女，她们不得不忍受卫兵的猥亵和挑逗，而且被进行了一次“特别检查”。

衣服发下来了，每人一件带条纹的夹克和裤子，材质类似于麻，穿在身上奇痒无比，似乎浑身爬满了蚂蚁。

中队长命令我们去过道，面对大队长站成一排。大队长对右手方向的一个囚犯说：

“过来！”

这名囚犯被身后的党卫军踢了一脚，踉踉跄跄地向小个子的大队长走去，到他面前才站稳。

“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犯什么错？马上回答。”

“约翰·施赖伯，25岁，因为叛国，被判处25年劳役。”

“回答我，难道你没当兵吗？”

“好的，先生。我是第123步兵团的一名军士。”

“因此，也就是说，你并没有如实回答问题，这是违抗命令。除